

辨皆葉氏之功臣然幼科要略明言有伏氣之溫熱二難經云傷寒有五有傷寒
家竟未細繹母乃疏乎二家且然下此者更無論矣雄按麻黃有中風

桂枝湯有風溫雄按冬溫春有熱病也又謂之暍有濕溫雄按即暑濕為病也亦曰濕熱夫統此風寒濕熱之邪而

皆名之曰傷寒者亦早鑑於寒臟受傷外邪得入故探其本而皆謂之傷寒也雄按仲景本論治法原

不察偶知所措多致誤人茲余輯此獨是西北地高土燥風寒之為病居多雄按亦專論以期了然於學者之心目也

熱之傷人獨甚從來風寒傷形傷形者定從表入濕熱傷氣傷氣者不盡從表入故治傷寒之法不可

用以治溫熱也夫溫者煖也熱也非寒之可比也風邪外束則曰風溫濕邪內侵則曰濕溫縱有微寒

之兼襲不同栗冽之嚴威是以發表宜辛涼不宜辛熱清裏宜泄熱不宜逐熱雄按亦有宜逐

兼寒即為風火濕雖化熱終屬陰邪雄按濕固陰邪其兼感熱者則又不可謂之陰矣自昔仲景著書不詳溫熱遂使後人各

呈家伎漫無成章而凡大江以南病溫多而病寒少雄按北省溫病亦多於傷寒投以發表不達熱攻裏不達寒諸

法以致死亡接踵也悲夫雄按篇中非伏氣之說皆為節去棄瑕錄瑜後皆仿此風溫為病春月與冬季居多或惡風或不惡風必身熱欬嗽煩渴此風溫證之提綱也

自注春月風邪用事冬初氣煖多風雄按冬煖不藏不故風溫之病多見於此但風邪屬陽陽邪從陽必傷衛氣人身

之中肺主衛又胃為衛之本是以風溫外薄肺胃內應風溫內襲肺胃受病其溫邪之內外有異形而

肺胃之專司無二致故惡風爲或有之證而熱渴欬嗽爲必有之證也二復仲景書言溫病者再一則

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此不過以不惡寒而渴之證辨傷寒與溫病之異而非專爲風

溫敎證也雄按此言伏氣發爲春溫非冬春所感之風溫故曰太陽病以太陽爲少陰之表也再則曰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夫灼熱因於

發汗其誤用辛熱發汗可知仲景復申之曰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

言難出凡此皆誤汗却液後變見之證非溫病固有之證也續云若被下者直視失溲若被火者發黃

色劇則如驚癘狀時痠癢若火熏之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亦止詳用下用火之變證而未言風溫

之本來見證也雄按此言溫病誤汗熱極生風故曰風溫乃內風也非冬春外感之風溫陳氏不知有伏氣春溫之病強爲引證原可刪然病之內外雖殊證之屬溫則一姑存之以爲後

然從此細參則知風溫爲燥熱之邪燥令從金化燥熱歸陽明故肺胃爲溫邪必犯之地且可悟

風溫爲燥熱之病燥則傷陰熱則傷津泄熱和陰又爲風溫病一定之治法也反此卽爲逆矣用是不

辭僭越而於仲景之無文處求文無治處索治敘證施治列爲條例知我罪我其在斯乎雄按外感溫病中聖難求

言而葉氏

言而葉氏
已詳論矣

風溫證身熱畏風頭痛欬嗽口渴脈浮數舌苔白者邪在表也當用薄荷前胡杏仁桔梗桑葉川貝之屬

涼解表邪楊云前胡桔梗一降一升以泄肺邪誠善然桔梗宜少用自注風屬陽邪不挾寒者爲風溫陽邪必傷陽絡是以頭痛畏

氏之弟孫身熱
風痰痛飲嗽
喉腫浮數舌
感冒性支氣

溫熱証

11

[illegible]

此係身熱
口渴脈數
汗煩同而
病已沈重
七細支氣
九但支氣
肺胃志清
多因陰陽
少因陽明
云第四條
熱病同脈

風邪鬱肌表肺胃內應故欬嗽口渴苔白邪留於表故脈浮數表未解者當先解表但不同於傷寒之用麻桂耳 雄按何西池云辨痰之法古人以黃稠者為熱稀白者為寒此特言其大槩而不可泥也以外感言之傷風欬嗽痰隨嗽出頻數而多色皆稀白誤作寒治多致困頓蓋火盛蘊遏頻欬頻出停留不久故未至於黃稠耳迨火衰氣平欬嗽漸息痰之出者半日一口反黃而稠緣火不上蘊痰得久留受其煎煉使然耳故黃稠之痰火氣尚緩而微稀白之痰火氣反急而盛也此皆當用辛涼解散而不宜於溫熱者推之內傷亦然孰謂稀白之痰必屬於寒哉總須臨證細審更參以脈自可見也

風溫證身熱欬嗽自汗口渴煩悶脈數舌苔微黃者熱在肺胃也當用川貝牛蒡桑皮連翹橘皮竹葉之屬涼泄裏熱 此溫邪之內襲者肺熱則欬嗽汗泄胃熱則口渴煩悶苔白轉黃風從火化故以清泄肺

胃為主

雄按苔黃不甚燥者

楊云故條中言微黃亦具見斟酌

治當如是若黃而已乾則桑皮橘皮皆嫌其燥須易

枯蘘黃芩庶不轉傷其液也

風溫證身灼熱口渴大渴欬嗽煩悶譫語如夢語脈弦數乾嘔者此熱灼肺胃風火內旋當用羚羊角川貝

連翹麥冬石斛青蒿知母花粉之屬以泄熱和陰 此溫邪襲入肺胃之絡灼燦陰津引動木火故有煩

渴嘔逆等證急宜泄去絡中之熱庶無風火相煽走竄包絡之虞 雄按嗽且悶麥冬未可卽授嫌其

滋也治投符酒瀉謂麥冬龍瀉以為大渴耶已有知母花粉足勝其任矣木火上衝而乾嘔則青蒿雖肺氣非實嗽所宜是也

清少陽而嫌乎升矣宜去此二味加以梔子竹茹枇杷葉則妙矣楊云議藥細極微芒讀者不可草草讀過

風溫證身熱欬嗽口渴下利苔黃識語胸痞脈數此溫邪由肺胃下注大腸當用黃芩桔梗煨葛豆卷甘

草橘皮之屬以升泄溫邪大腸與胃相連屬與肺相表裏溫邪內逼下注大腸則下利治之者宜清泄

溫邪不必專於治利按傷寒論下利識語者有燥矢也宜大承氣湯（二）是實熱內結逼液下趨必有

舌燥苔黃刺及腹滿痛證兼見故可下以逐熱若溫邪下利是風熱內迫雖有識語一證仍是無形之

熱蘊蓄於中而非實滿之邪盤結於內故用葛根之升提不任硝黃之下逐也汪按升提亦所不任雄按傷寒

為陰邪未曾傳腑化熱最慮邪氣下陷治必升提溫散而有早下之戒溫熱為陽邪火必克金故先犯

肺火性炎上難得下行若肺氣肅降有權移其邪由腑出正是病之去路升提胡可妄投楊云小兒患疹必下利與

此正同故溫病多有發疹者誤既云宜清泄其邪不必專於治利矣況有欬嗽胸痞之兼證豈葛根豆

升則邪入肺絡必喘吼而死

卷桔梗之所宜乎當易以黃連桑葉銀花須知利不因寒潤藥亦多可用仲聖以豬膚白蜜治溫病下

利寓意草論肺熱下利最詳學者宜究心焉且傷寒與溫熱邪雖不同皆屬無形之氣傷寒之有燥矢

並非是氣結乃寒邪化熱津液耗傷糟粕煉成燥矢耳溫熱病之大便不閉為易治者以臟熱移腑邪

王孟英達浦上
云自利不止
寒之大便不宜早解故必邪入於腑始可下其燥矢溫熱由腑及胃雖不比疫證之下不嫌早而喜其
便通宜用清涼故結成燥矢者較少耳憶嘉慶己卯春先君子病溫而大便自利彼時吾杭諸名醫咸
宗陶節庵書以治傷寒不知所謂溫證也見其下利悉用柴葛升提提而不應或云是漏底證漸投溫
補病日以劇將治木矣父執翁七丈忘其字矣似是立賢二字薦浦上林先生來視浦年甚少診畢即曰是溫證也
殆誤作傷寒治而多服溫燥之藥乎幸而自利不止熱勢尙有宣泄否則早成灰燼奚待今日耶即用
大劑犀角石膏銀花花粉鮮生地麥冬等藥囑煎三大碗置於榻前頻頻灌之藥未煎成之際先簞蔗
漿恣飲之諸戚長見方相顧莫決賴金履思丈力持煎其藥至一周時服竣病有起色遂以漸愈時雄
年甫十二聆其言而心識之踰二年先君捐館雄餬口遠遊聞浦先生以善用清涼爲衆口所鑠乃從
事於景岳而以溫補稱枉道徇人情哉然雄之究心於溫熱實浦先生有以啟之也浦今尙在因其達
從於鄉竟未遑往質疑義爲恨附記於此聊志感仰之意云爾

有下行之路所謂腑氣通則臟氣安也設大便閉者熱燥胃津日久亦何嘗無燥矢宜下之證哉惟傷
寒之大便不宜早解故必邪入於腑始可下其燥矢溫熱由腑及胃雖不比疫證之下不嫌早而喜其
便通宜用清涼故結成燥矢者較少耳憶嘉慶己卯春先君子病溫而大便自利彼時吾杭諸名醫咸
宗陶節庵書以治傷寒不知所謂溫證也見其下利悉用柴葛升提提而不應或云是漏底證漸投溫
補病日以劇將治木矣父執翁七丈忘其字矣似是立賢二字薦浦上林先生來視浦年甚少診畢即曰是溫證也
殆誤作傷寒治而多服溫燥之藥乎幸而自利不止熱勢尙有宣泄否則早成灰燼奚待今日耶即用
大劑犀角石膏銀花花粉鮮生地麥冬等藥囑煎三大碗置於榻前頻頻灌之藥未煎成之際先簞蔗
漿恣飲之諸戚長見方相顧莫決賴金履思丈力持煎其藥至一周時服竣病有起色遂以漸愈時雄
年甫十二聆其言而心識之踰二年先君捐館雄餬口遠遊聞浦先生以善用清涼爲衆口所鑠乃從
事於景岳而以溫補稱枉道徇人情哉然雄之究心於溫熱實浦先生有以啟之也浦今尙在因其達
從於鄉竟未遑往質疑義爲恨附記於此聊志感仰之意云爾

風溫證熱久不愈欬嗽脣腫口渴胸悶不知飢身發白疹如寒粟狀自汗脈數者此風邪挾太陰脾濕發

爲風疹
楊云白疹乃肺胃濕熱也
與脾無涉亦與風無涉
用牛蒡荆芥防風連翹橘皮甘草之屬涼解之
風溫本留肺胃若太

風溫第六條有
脈有白疹以
爲風疹

陰陽有伏濕者風熱之邪與濕熱相合流連不解日數雖多仍留氣分由肌肉而外達皮毛發為白疹
蓋風邪與陽明營熱相併則發斑與太陰濕邪相合則發疹也又有病久中虛氣分大虧而發白疹者
必脈微弱而氣倦怯多成死候不可不知
在按前說即白如水晶色之白
瘡後說即白如枯骨之白瘡也
濕邪久不愈而從熱化且汗渴脈數似非荊防之可再表
楊云此濕亦不
必用橘皮之燥
宜易滑石葦莖通草
楊云斯
精當
合涼解之法矣若有虛象當與甘藥以滋氣液

風溫證身熱欬嗽口渴胃痞頭目脹大面發泡瘡者風毒上壅陽絡當用荊芥薄荷連翹元參牛蒡馬勃
青黛銀花之屬以清熱散邪 此即世俗所謂大頭病也古人用三黃湯 (九十四) 主治然風熱壅遏致

絡氣不宣頭腫如斗終不若仿普濟消毒飲之宣絡滌熱為佳 汪按方附見
(九十五)

風溫證身大熱口大渴目赤脣腫氣竈煩躁舌絳齒板痰欬甚至神昏譫語下利黃水者風溫熱毒深入

陽明營分最為危候用犀角連翹葛根元參赤芍丹皮麥冬紫草川貝人中黃解毒提斑間有生者 楊云
葛根

麥冬俱與證 此風溫熱毒內壅肺胃侵入營分上下內外充斥肆逆若其毒不甚重或氣體壯實者猶

可挽回否則必壞

風溫毒邪始得之便身熱口渴目赤咽痛臥起不安手足厥冷泄瀉脈伏者熱毒內壅絡氣阻遏當用升

麻楊云凡涉咽痛者一用升麻則邪入肺絡黃芩犀角銀花甘草豆卷之屬升散熱毒此風溫毒之壅

必喘吼而聲如曳鋸陳氏想未之見耳於陽明氣分者楊云仍是肺病即仲景所云陽毒病是也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乘其邪犯氣分未入營陰故

可升散而愈

風溫證身熱自汗面赤神迷身重難轉側多眠睡鼻鼾語難出脈數者溫邪內逼陽明精液劫奪神機不

運用石膏知母麥冬半夏竹葉甘草之屬泄熱救津鼻鼾面赤胃熱極盛人之陰氣依胃為養熱邪內

灼胃液乾枯陰氣復有何資而能滲諸陽灌諸絡是以筋骨懈怠機關失運急用甘涼之品以清熱濡

津或有濟也雄按宜加西洋參百合竹瀝

風溫證身熱痰欬口渴渴神迷手足痲痺狀若驚癇脈弦數者此熱劫津液金囚木旺當用羚羊川貝青蒿

連翹知母麥冬鉤藤之屬以息風清熱肺屬金而畏火賴胃津之濡養以肅降令而溉百脈者也熱邪

內盛胃津被劫肺失所資木為火之母子能令母實火旺金囚木無所畏反侮所不勝是以筋脈失養

風火內旋痲痺驚癇在所不免即俗云發瘧是也故以息風清熱為主治雄按可加元參梔子絲瓜

絡

風溫證熱渴煩悶昏憤不知人不語如尸厥脈數者此熱邪內蘊走竄心包絡當用犀角連翹焦遠志鮮

此方中用此月
黃黃花古病
連笑

石菖蒲麥冬川貝牛黃至寶之屬泄熱通絡 熱邪極盛與三焦相火相燔最易內竄心包逼亂神明閉

塞絡脈以致昏迷不語其狀如尸俗謂發厥是也閉者宜開故以香開辛散為務 熱邪極盛三焦相

火相燔最易內竄心包逼亂神明閉塞絡脈雖是喻氏之言而法以香開辛散然熱極似水一派烟霧

塵天蒙住心胸不知不識如人行煙塵中口鼻皆燥非兩解不能散其勢再入溫熱之處則人當燥悶

死矣且溫熱多燥辛香之品盡是燥燥與熱門立見其敗且心神為熱邪蒸圍非閉塞也有形無形治

法大異遇此每在敗時故前人不能探其情今補薛生白先生一法於後 汪按此乃吸香開辛散之法而別立一法與本書異趣蓋

此條當是他人附贅 極明雄黃一兩研極細入銅勺內又研提淨牙硝六錢微火鎔化撥勻如水時 楊

之評語非本書也 雄黃多而牙硝少何能勻撥 急瀉清者於梳粗渣不用凝定此丹竈家祕製也凡遇前證先用陳雨水

如十兩字錢字必有一誤 十梳內取出一梳煎木通一錢通草三錢傾入九梳冷水內又取犀角磨入三錢或旋磨旋與亦可每

梳約二三分再將製雄挑二三釐入碗冷與服時時進之能於三日內進之盡必有清痰吐出數碗而

愈 楊云據此用法當是 十救七八蓋此證死期最緩而醫人無他法每每付之天命牛黃清心而已可

勝長歎 雄按煉雄黃法昉於游宦 紀聞見知不足齋叢書

薛生白濕熱病篇 雄按汪本吳 本俱作濕溫

雄按此篇始見於舒松摩重刻醫師祕笈後云是薛作章氏從而釋之而江白仙本以附陳作後吳子音溫熱贅言連前篇併爲一人之書並不標明何人所著但曰寄瓢子述且前篇之末有今補薛生白先生一法於後云云則此篇亦非薛著矣其江本所補一法又無薛生白三字且此篇張友樵所治酒客之案但稱曰余診言人人殊無從覈實姑存疑以質博雅

（二）濕熱證雄按既受濕又感暑也卽是濕溫亦有濕邪久伏而化熱者始惡寒後但熱不寒汗出胃痞

舌白吳本下有或黃二字口渴不引飲雄按甘露消毒丹（九十五）最妙○吳本雖出江本之後無甚異同所附酒客一案云是其師治似較江本爲可信也故引證但據吳本而江本從略

自注此條乃濕熱證之提綱也濕熱病屬陽明太陰經者居多章虛谷云胃爲戊土屬陽脾爲己土屬陰濕土之氣同類相召故濕熱之邪始

雖外受終歸脾胃也中氣實則病在陽明中氣虛則病在太陰外邪傷人必隨人身之氣而變如風寒在太陽則惡寒傳陽明卽變爲熱而不惡寒今以暑濕所合

之邪故人身陽氣旺卽隨火化而歸陽明陽氣虛卽隨濕化而歸太陰也病在二經之表者多兼少陽三焦雄按此二句從吳本補入病在二經之裏者

每兼厥陰風木以肝脾胃所居相近也以少陽厥陰同司相火少陽之氣由肝膽而升流行三焦卽名相火陽明太陰濕熱內鬱甚

則少火皆成壯火而表裏上下充斥肆逆經曰少火生氣壯火食氣少火者陽和之生氣卽元氣也壯火爲亢陽之暴氣故反食其元氣食猶蝕也外邪鬱甚使陽

和之氣悉變爲亢暴故是證最易耳聾乾嘔發瘧發厥暑濕之邪蒙蔽清陽則耳聾內擾肝脾胃則乾嘔而瘧厥也而提綱中不言

及者因以上諸證皆濕熱病兼見之變局而非濕熱病必見之正局也必見之證標於提綱使人辨識不至與他病混亂其兼見之變

若標之反使人迷惑也始惡寒者陽為濕遏而惡寒終非若寒傷於表之惡寒濕為陰邪始遏其陽而惡寒既與暑合則兼有

陽邪終非如寒邪之純陰而惡寒甚也後但熱不寒則鬱而成熱反惡熱矣雄按後則濕鬱成熱故反惡熱所謂六氣熱皆從火化也況與暑合則化熱尤易也

盛陽明則汗出章云熱在濕中蒸濕為汗濕蔽清陽則胸痞濕邪內盛則舌白濕熱交蒸則舌黃雄按觀此句則提綱中舌白下應有

或黃二字熱則液不升而口渴渴則飲內留而不引飲章云以上皆明提綱所標為必有之證也然所云表者乃太陰陽明之表

而非太陽之表濕熱邪歸脾胃非同風寒之在太陽也雄按據此則前病在太陰下必有脫簡應從吳本補入太陰之表四肢也陽明也陽明之表肌

肉也胷中也四肢稟氣於脾胃而肌肉脾胃所主若以脾胃分之則胃為脾之表胸為胃之表也故胷痞為濕熱必有之證四肢倦怠肌肉煩疼

亦必並見此濕熱在脾胃之表證也其所以不干太陽者以太陽為寒水之腑主一身之表雄按肺為天包地外而處於上膀胱為水水

環地極而處於下故皆為一身之表而風為陽邪首及肺經寒為陰邪先犯膀胱惟濕為中土之氣胃為中土之腑故胃受之楊云此注奇情至理所謂語必驚人總近情也風寒必自表入

故屬太陽雄按陳亮師云風邪上受肺合皮毛故桂枝證有鼻鳴乾嘔也濕熱之邪從表傷者十之二二章云是濕隨風寒而傷表鬱其陽氣而變熱如仲景條內

之麻黃赤小豆湯證是也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暑熱熏蒸之氣必由口鼻而入陽明為水穀之海太陰為濕土之臟故多陽

明太陰受病濕輕暑重則歸陽明暑少濕多則歸太陰膜原者外通肌肉內近胃腑即三焦之門戶實一身之半表半裏也

雄按此與葉氏溫熱篇第三章之論合邪由上受直趨中道故病多歸膜原章云外經絡內臟腑膜原居其中為內外交界之地凡口鼻肌肉所受之邪皆歸於此也

其為三焦之門戶而近胃口故膜原之邪必由三焦而入脾胃也楊云細繹此言則膜原乃人脂內之膜也然邪之由鼻入者必先至肺由口入者必先至胃何以云必歸膜原此不可解者也若云在內之

邪必由膜原達外在外之要之濕熱之病不獨與傷寒不同且與溫病大異溫病乃少陰太陽同病此邪必由膜原入內則似矣

景所論伏氣之春溫若葉氏所論外感之風溫則又不同者矣雄按此注知有少陰太陽之溫病則與前篇風溫條例力非伏氣之論者斷非一人之筆即按文義亦彼遜於此吳氏何以併為一家江本必欲相合強為刪改豈非自呈偽妄耶汪按前篇自序自稱其名曰祖恭濕熱乃陽明太陰同病也始受未言又有此篇此篇又無自序其非出一人手明甚夢隱辯之是也

原終歸於脾胃而提綱中言不及脈者以濕熱之證脈無定體或洪或緩或伏或細各隨證見不拘一格故難以一定之脈拘定後人眼目也

陽明熱盛見陽脈太陰濕盛見陰脈故各隨證見也

濕熱之證陽明必兼太陰者徒知臟腑相

連濕土同氣而不知當與溫病之必兼少陰比例少陰不藏木火內燔風邪外襲表裏相應故為溫病

此即經言冬不藏精春發溫病先由內傷而後外感膏粱中人多有之其冬傷於寒由少陰伏邪至太春發出於太陽之溫病藜藿中人多有之皆必兼少陰者也若外感風溫邪由上受者又當別論矣

陰內傷濕飲停聚客邪再至內外相引故病濕熱脾主為胃行津液者也脾傷而不健運則濕飲停聚故曰脾虛生內濕也雄按此言內濕素盛者暑邪入

之易於留著而成濕溫病也此皆先有內傷再感客邪非由腑及臟之謂若濕熱之證不挾內傷中氣實者其病必

微雄按內濕不盛者暑邪無所依傍雖患濕溫治之易愈或有先因於濕再因飢勞而病者亦屬內傷挾濕標本同病然勞倦傷

脾為不足濕飲停聚為有餘雄按脾傷濕聚曷云有餘蓋太飽則脾困過逸則脾滯脾氣因滯而少健

有餘也後人改飢飽勞逸為飢飽勞所以內傷外感孰多孰少孰實孰虛又在臨證時權衡矣役不但辨證不明於字義亦不協矣

二濕熱證惡寒無汗身重頭痛雄按吳本下有濕在表分宜藿香香薷羌活蒼朮皮薄荷牛蒡子等味

陰濕
宜而不發熱

頭不痛者去羌活

雄按吳本無藿香香薷薄荷牛蒡子有葛根神麴廣皮枳殼

自注

下仿身重惡寒濕遏衛陽之表證頭痛必挾風

邪故加羌活不獨勝濕且以祛風

楊云濕宜淡滲不宜專用燥藥頭痛屬熱不必牽涉及風

此條乃陰濕傷表之候章云惡寒而不發熱故為陰濕

雄按陰濕故可用薤白羌活以發其表設暑勝者三味皆為禁藥章氏既知陰濕因見其用香薷一味遂以此條為暑證之實據總由誤以濕熱為暑也故其論暑連篇累牘皆是影響之談夫七政運行有

形可據尚難臆斷況太極無形空談無謂道邇求遠反誤後人茲槩從刪免滋眩惑

三濕熱證

雄按吳本下有汗出二字

惡寒發熱身重關節疼

雄按吳本下有胸痞腰二字

痛濕在肌肉不為汗解宜滑石

大豆黃卷茯苓皮蒼朮皮藿香葉鮮荷葉白通草桔梗等味不惡寒者去蒼朮皮

雄按吳本此句作汗少惡寒者加葛根條內無

荷葉藿香通草桔梗有神麴廣皮

此條外候與上條同惟汗出獨異更加關節疼痛乃濕邪初犯陽明之表而即清

胃脘之熱者不欲濕邪之鬱熱上蒸而欲濕邪之淡滲下走耳此乃陽濕傷表之候

以其惡寒少而發熱多故為陽濕也

雄按吳本下有然藥用滲利其小便之不利可知矣二句注按此二句乃他人所附評語

四濕熱證三四日即口噤四肢牽引拘急甚則角弓反張此濕熱侵入經絡脈隧中宜鮮地龍秦苑威

靈仙滑石蒼耳子絲瓜藤海風藤酒炒黃連等味

雄按吳本無此條

此條乃濕邪挾風者風為木之氣風動則

木張乘入陽明之絡則口噤走竄太陰之經則拘攣故藥不獨勝濕重用息風一則風藥能勝濕一則

風藥能疏肝也選用地龍諸藤者欲其宣通脈絡耳

十二經絡皆有筋相連繫邪由經絡傷及於筋則瘈瘲拘攣角弓反張筋由肝所主故筋病必當舒

肝雄按地龍殊可不必加以羚羊竹茹桑枝等亦可筵伯云地龍靈仙蒼耳海風藤似嫌過於走竄不如羚羊竹茹桑枝等較妥或加鉤藤可乎 或問仲景治瘧原有桂枝

加栝蒌根及葛根湯兩方豈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耶今之瘧者與厥相連仲景不言及厥豈金匱有遺

文耶余曰非也藥因病用病源既異治法自殊汪按不但此也洄溪已云金匱治瘧諸方見效絕少矣傷寒之瘧自外來謂由證外風

屬太陽口噤即屬陽明義詳本論治以散外邪為主濕熱之瘧自內出謂由內風波及太陽治以息內風為主蓋三焦與

肝膽同司相火少陽生氣生於肝膽流行三焦名相火也中焦濕熱不解則熱盛於裏而少火悉成壯火火動則風生而筋

變脈急風煽則火熾而識亂神迷雄按設再投桂葛以助其風則燎原莫救矣身中之氣隨風火上炎而有升無降雄按治溫熱諸

病者不可不知此理常度盡失由是而形若尸厥正內經所謂血之與氣併走於上則為暴厥者是也外竄經脈

則成瘧內侵膻中則為厥瘧厥並見正氣猶存一綫則氣復返而生胃津不克支持則厥不回而死矣

雄按喻氏云人生天真之氣即胃中之津液是也故治溫熱諸病首宜瞻顧及此董廢翁云胃中津液

不竭其人必不即死皆見到之言也奈世人既不知溫熱為何病更不知胃液為何物溫散燥烈之藥

漫無顧忌誠不所以瘧之與厥往往相連傷寒之瘧自外來者安有是哉雄按此瘧即瘧癘也吳鞠通辨之甚詳確暑月

瘧證與霍亂同出一源風自火生火隨風轉乘入陽明則嘔賊及太陰則瀉是名霍亂竄入筋中則瘧

急流入脈絡則反張是名瘧但瘧證多厥霍亂少厥蓋瘧證風火閉鬱鬱則邪勢愈甚不免逼亂神明

故多厥霍亂風火外泄泄則邪勢外解雄按宜作越不至循經而走故少厥此瘧與霍亂之分別也然瘧證

溫熱 三列 下即 青條

邪滯三焦三焦乃火化風得火而愈燔則逼入膈中而暴厥霍亂邪走脾胃脾胃乃濕化邪由濕而停

留則淫及諸經而拘攣火鬱則厥火竄則攣又瘕與厥之遺禍也瘕之攣結乃濕熱生風霍亂之轉筋

乃風來勝濕

雄按木克土也

瘕則由經及臟而厥霍亂則由臟及經而攣總由濕熱與風淆亂清濁升降失常

之故夫濕多熱少則風入土中而霍亂

雄按霍亂濕多熱少道其常也余自髫年即見此證流行死亡接踵然聞諸父老云向來此證甚稀而近則常有因於道光戊

戌輯一專論問世嗣後此證屢行然必在夏熱亢旱酷暑之年則其證乃劇自夏末秋初而起直至立冬後始息夫形形徂暑濕自何來只緣今人蘊濕者多暑邪易於深伏迨一朝猝發遂至闔戶沿村風

行似疫醫皆未知原委理中四逆隨手亂投殊可歎也余每治愈此證必問其人曰病未猝發之先豈竟毫無所苦耶或曰病前數日手足心先覺熱或曰未病前觀物皆紅如火噦豈非暑熱內伏欲發而

先露其機耶咸豐紀元此證盛行經余治者無一不活而世人不察輒以薑附殺之不已頃手楊云道光元年直省此證大作一覺轉筋即死京師至棺木買盡以席裹身而葬卒未有識為何證者俗傳食

西瓜者即死故西瓜賤甚余時年十一輒與同學者日日飽啖之卒無恙今讀此論則醫學之陋不獨今日爲然也熱多濕少則風乘三焦而瘕厥厥而不返者

死胃液乾枯火邪盤踞也轉筋入腹者死胃液內涸風邪獨勁也然則胃中之津液所關顧不鉅哉雄按

此理喻氏發之葉氏暢之實諸病之生死關鍵也在溫熱等病尤爲扼要然明明言之而翰通虛谷之論霍亂也猶未知之況他人乎厥證用辛開泄胸中無形之邪也

乾霍亂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滯也然泄邪而胃液不上升者熱邪愈熾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風邪

更張終成死候不可不知

雄按此條自註明以濕熱二氣分疏章氏妄逞己見謂濕熱即暑也強合二氣爲一氣且併難經濕溫熱病爲一證矣蓋由未讀越人之書耳茲於原釋

中悉爲訂正而附記於此以質宗工

〔五〕濕熱證壯熱口渴舌黃或焦紅發瘧神昏譫語或笑邪灼心包營血已耗宜犀角羚羊角連翹生地元參鉤藤銀花露鮮薑蒲至寶丹〔四十二〕等味雄按吳本無銀花露汪按宜從吳本蓋花露清靈芳潤用治熱病殊佳然中有蘊濕者終覺非宜也上

條言瘧此條言厥溫暑之邪本傷陽氣

雄按此謂邪之初感必先干陽分而傷氣也

及至熱極逼入營陰

雄按雖挾濕邪日久已從熱化在氣

不能清解

則津液耗而陰亦病心包受灼神識昏亂用藥以清熱救陰泄邪平肝為務

雄按昏譫乃將厥之兆也

〔六〕濕熱證發瘧神昏笑妄脈洪數有力開泄不效者濕熱蘊結胃膈宜仿涼膈散〔四十二〕

若大便數

日不通者熱邪閉結腸胃宜仿承氣微下之例

章云曰宜仿曰微下教人細審詳慎不可孟浪攻瀉蓋暑溼黏膩須化氣緩攻不同傷寒化熱而燥結須鹹苦峻下

以行之也雄按吳本無此條

此條乃陽明實熱或上結胸

或下結腸胃

清熱泄邪止能散絡中流走之熱而不能除

腸中蘊結之邪故陽明之邪仍假陽明為出路也

陽明實熱舌苔必老黃色或氣燥若猶帶白色而滑者乃濕重為夾陰之邪或脹滿不得不下須佐二朮

健脾燥濕否則脾傷氣陷下利不止即變危證蓋濕重屬太陰證必當扶脾也雄按苔色白滑不渴腹雖脹滿是太陰寒濕豈可議下但宜厚朴枳朮等溫中化濕為治若陽明之邪假陽明為出路一言真

治溫熱病之金鍼也蓋陽明以下行為順邪既犯之雖不可孟浪攻瀉斷不宜截其出路故溫熱自利者皆不可妄行提澀也楊云注語極鄭重孟英辨駁尤精二說皆宜參究汪按凡率投補澀者皆不知

邪必須有出路之義者也

〔七〕濕熱證壯熱煩渴舌焦紅或縮斑疹胸痞自利神昏瘧熱邪充斥表裏三焦宜大劑犀角羚羊角

生地元參銀花露紫草方諸水金汁鮮薑蒲等味

雄按吳本無銀花露方諸水金汁有丹皮連翹

此條乃瘧厥中之最重者上